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宰輔編年録卷十六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舉人臣丁兆隆

宋宰輔編年録卷十六　　宋　徐自明　著

高宗紹興十一年辛酉

四月己卯孫近罷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

近自紹興八年十一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四月罷執政二年餘○虜之冦淮西也除參知政事孫近請召知福州張浚都督諸軍秦檜素忌浚聞近言大惡之至是中丞何鑄言近之過近引疾乞罷

遂除職奉祠十二年正月秦檜令臣僚言孫近之罪遂落資政殿學士職二月秦檜令臣僚誣告孫近交結趙士㒟之罪責授左朝散官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濠州居住十四年復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興化軍居住遺史二十三年三月孫近卒方贛州之亂謫居人孫近走吉州避之至是賊平復居贛州未幾卒二十六年正月甲子詔故宰執趙鼎孫近並追復舊職近遂復資政殿學士

壬辰韓世忠張俊並樞密使世忠自揚武翊運功臣太保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淮東路宣撫使除　俊自安民靖難功臣少師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淮西路宣撫使除

岳飛樞密副使飛自湖北京西路宣撫使除

世忠樞密使制曰合將相之權均任安危之寄兼文武之用式恢長久之圖乃眷勳賢宜膺榮寵爰契華戎之望俾親帷幄之咨載叶剛辰誕敭顯冊具官韓世忠才資剛果智慮精深英規默合於孫吳義槩羞稱於賁育忠貫日月靡渝金石之堅功若丘山具煥旂常之紀屬東巡

於吳會資外屏於淮堧雖固壘深軍志必以全取勝而枕戈待旦誓不與敵偕存蠢爾遐荒擾我近服幸偷生於沘水復送死於濠梁露棹千艘寔賛征南之策夾道萬弩旋致馬陵之師方擘牙摇毒而競前忽洞胷達腋而俱靡拆姦挫鋭寧論破敵之竒禁暴息民正頼興邦之畧朕惟膏粱不可以愈疾尸祝不可以代庖觀時適變則事得其宜因能授職則才周於用故勾踐以二臣治國蠡蓋總於甲兵漢高以三傑開基信寔頗於征伐

是用分命雋哲延登廟堂越升樞極之崇仍復公台之貴益封多戶衍食眞租裒是徽章庸昭異數於戲貴謀賤戰是謂王者之兵同寅恊恭乃大賢人之業欽承丕訓益厲遠猷朱震詞

俊樞密使制曰虞舜命官咎繇以五刑弼教周卿分職司馬以九伐正邦朕遠稽帝王之令猷仰奉祖宗之治訓今朝廷多故屬方用武之時而智勇兼資宜總本兵之務肆昐大號敷告庶工具官張俊識同沉幾氣涵遠畧厲

忠忱而挺節罄共恪以事君邊陲不寧弭患必咨於耿
秉國家有急論功孰擬於陳湯頃繇陪扈眷倚之親出
膺鎮禦綏懐之寄逮敵騎之南牧飭戎車而北征首率
鋭師身先諸將深思熟慮諒計策之無遺陷陣摧鋒會
梟禽之不暇趣邊人殄滅之勢啓中興紹述之圖濰水
亟奔初笑淮陰之怯先零既破卒推充國之謀朕惟黜
陟明則人盡其材責任專則事無不理矧軍國之容異
尚而文武之用殊途多壘息烽顧未忘於治外巖廊側

席盍求助以處中是用晉擢元勳延登近弼位正樞廷之峻班聯宰席之崇增衍新畬陪敦眞食於戲修政事而安邊徼允資借箸之籌櫜弓矢而戢干戈終輔垂衣之治尚體朕意勉稱異恩

飛樞密副使制曰朕躬履多虞規恢大業惟文武並用有嚴宥密之司必智勇兼全克任本兵之寄眷時人傑久摠戎昭肆疇勲望之隆俾贊樞機之要誕揚涣號敷告明廷（具官岳飛）果毅而明深沉以武奇謀祕計夙推韜畧

之高英槼雄姿凛有威名之盛自服勤於邉圉寔修扞於我家作鎮上流屹若金湯之勢宣威遐俗震於貔虎之群功屢紀於旂常任寔同於柱石念提軍百戰已深料敵制勝之方而授任一隅未究折衝銷難之畧欝雄圖而弗展慨平世之何時是用藏自朕心付以國柄參畀事樞之重仍班孤棘之崇近資發蹤指示之竒遠輯摧陷廓清之績厥極用人之効亟成戡難之圖於戲上下交而志同朕方深於注意將相和則士附爾盍務於

協心其懋壯猷用服明訓林待聘詞

初給事中范同獻計於秦檜曰諸將久握重兵難制當以三大帥皆除樞密使副罷其兵檜喜遂奏其事上從之世忠俊皆除樞密使賜俊玉帶飛樞密副使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裹之出入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披襟作雍容之狀檜亦忌之惟俊從其自然故檜不深致疑遺史初范同力助和議至是又獻計於秦檜請皆除樞密而罷

其兵權檜用之乃密奏上以柘臯之捷太保淮東安撫使韓世忠少師淮西宣撫使張俊少保湖北宣撫使岳飛並詣行在論功行賞時世忠俊已至而飛獨後秦檜與參知政事王次翁憂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廚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至六七日及是飛至即鎖院壬辰以世忠俊爲樞密使飛爲樞密副使唯俊與檜意合故力賛和議且

覺朝廷欲罷其兵權首言臣既備位樞府不當復領宣撫司乞納所統兵不報然俊忌飛與劉錡每以飛赴援遲而錡不力戰為言也初上詔湖北宣撫使岳飛以兵援淮西飛念前此每勝復被詔還乃以糧乏為辭至是濠州已破飛始以兵來援故張俊與秦檜皆恨之癸巳上謂宰執曰昔三宣撫之兵分為三軍故有此軍作過而往投彼軍者今合為一則前日之弊革矣乙未上謂韓世忠張俊

岳飛曰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撫之權尚小今付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大卿等宜合爲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力全而莫之能禦顧如烏珠者何足掃除乎王次翁叙紀曰王伯庠撰紹興辛酉金人有飲馬大江之謀大將張俊韓世忠皆欲先事深入惟岳飛駐兵淮西不肯動上以親札促其行者凡十有七飛偃蹇如故最後又降親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軍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誅飛意

又世忠軍中親校温濟者以世忠陰事來告朝廷

置濟於湖南世忠連上章乞遣濟至軍中語甚不

遜是時三大將皆握兵輕視朝廷其年栢臯之捷

有旨令大將入論功行賞俊世忠已到而飛獨未

來後飛既到以明日鎖院皆除樞密使促令入院

供職罷其兵柄晡時有旨鎖院明日宣麻是夜將

半復以制命三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自為

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陞黜賞

罰得專達之諸校喜於自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入授元樞之制旣出則其所部皆已散去導從盡以密院之人上之此謀惟先臣與秦檜預之天下嘆服三帥旣罷兵柄先臣語伯庠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雖外示閒暇而終夕未甞交睫脫致紛紜滅族非所憂憂宗社而已事幸而成上之英斷與天合也吾何力之有○是月辛亥上遣樞密使張俊與副使岳飛同往楚州總淮東全軍還

駐鎮江府壬子上謂宰執曰士大夫言恢復者皆

虛辭非實用也用兵自有次第朕比遣二樞使按

閱軍馬措置戰守蓋按閱於先則兵皆可戰兵既

可戰則能守矣待彼有釁然後可進討以圖恢復

此用兵之序也十一年八月岳飛罷樞密副使而

俊獨留鎮江爲備十月金四太子烏珠復犯泗州

詔樞密使張俊於鎮江府置司措置江淮戰守俊

不以兵渡江恐妨和議既而敵騎久不至小歷五月

韓世忠以錢一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鎮江淮東諸酒庫俱獻於朝廷是月張俊岳飛往淮東撫定韓世忠之兵更軍制之初諸軍未悉朝廷之意將士不安已命張俊岳飛拊循之俊與飛既到楚州飛點兵簿方知世忠止有三萬餘人乃在楚州十餘年金人不敢犯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奇特之士也後命還楚州軍馬錢糧於鎮江府初岳飛與張俊同至楚州撫諭韓世忠軍飛與俊議事不協

歸至行在飛請獨留不復掌兵其寮屬皆乞宮祠而去俊獨再出沿江視師七月己亥張俊加太傅廣國公是時俊以樞密使視師在鎮江建康通史十二年正月樞密張俊措置江淮戰守回參議官以下分三等推恩行府結局俊乞罷樞務不許

六月己亥秦檜左僕射自右僕射加特進仍兼樞密使封慶國公

制曰臨政願治孰先考謹之圖當軸處中莫重弼諧之長眷惟人傑寔秉國均且殫獨任之勞未正久虛之位

肆朌制綍孚告朝紳具官秦檜惇大而直方剛明而和達學窮六藝之蘊行全九德之純氣節冠於古今聲名震乎夷貊早膺柄用再踐嵒司忠惟社稷之安志切生靈之念耻君不及堯舜有言可稽致治庶幾成康惟力是竭屬屢多虞之運方愜撥亂之基用兵行師則賴指蹤於蕭何解紛維艱則寄安危於裴度國以身狥謀必予同終始倚愛之親豈他人之可異談笑規為之際皆前哲之所難雖荐陟於台衡顧未專於魁席是用蔽自朕志

俯叶僉俞名躋左掖之崇望聳百僚之冠超秩賜位錫
壤大邦增陪多邑之封併衍真輸之賦兼資異寵庸厚
褒章於戲勤於求賢逸於得人既獲仰成之効文能附
衆武能威敵尚觀綏定之勲茂對殊休益終遠業
七月戊戌左僕射秦檜上徽宗實録尋加檜少保
封冀國公初有詔史館修徽宗實録右僕射秦檜
兼提舉實録院其修撰檢討官令檜辟差於是以
禮部侍郎范同爲修撰禮部員外郎劉昉爲檢討

至是書纔成六十卷左僕射秦檜等上之尋加檜少保制詞有曰起傅巖而作霖雨雖伊吕之佐無以加約魯史而修春秋彼遷固而下不足道議者服其工遺史

七月庚子范同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除

同以大將久握重兵難制宜並除樞密罷其兵獻議於秦檜檜用之至是乃除同參知政事遺史

八月甲戌岳飛罷樞密副使依前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

制曰聯樞筦而賛廟謨方重股肱之寄擁節旄而奉朝請盖隆體貌之恩乃眷勲臣方居帟幄遽瀝退身之懇盍推從欲之仁爰告大廷用孚爾衆具官岳飛禀資肅毅挺質沉雄方略得古良將之風忠勇有烈丈夫之氣奮身許國彩趙士之𣈆纓厲志圖功撫臧宮之鳴劔自總幹方之任久顓制閫之權惟績用之殊方亦恩褒之備至戎騂纛節既疊組於大邦孤棘位朝遂晋班於亞保兹圖茂閥俾翼鴻樞賡賛籌帷之竒用輯平戎之略歘煩

言之荐至摘深釁以交攻有駭予聞良乖衆望朕方記功掩過事將抑而不揚爾乃引咎自言章既却而復上諒忱誠之已確雖敦諭其莫回是用崇使秩於殊庭畀齋壇於舊服留以自近示不遐遺以全終始之宜以盡君臣之契於戲寵以寛科全禄光武所以保功臣之終曾無貳色猜情鄧公所以得君子之致朕方監此以御下爾尚念兹而事君往哉惟欽服我明訓林待聘詞

先是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論樞密副使岳飛議棄

兩淮地專守大江以南且飛提重兵十餘萬無横草之勞倡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漸也七月癸丑宰執奏事上曰山陽要地屏蔽淮東無山陽則通泰不能固賊來徑趣蘇常豈不揺動其事甚明比遣張俊岳飛往彼措置戰守二人登城行視飛於衆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脩蓋將士戍山陽厭久欲棄而之他飛意在附下以要譽故其言如此朕何頼焉檜曰飛對人之言乃至是中外

未之知也時樞密使張俊副使岳飛皆在鎮江府而右諫議大夫万俟卨等論飛罪以為今春敵騎犯淮西張俊全師遇敵趣飛來援而飛故稽嚴詔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執偏見欲棄山陽不守致喧外議所幸俊止其言紛紜遂定於是飛上章乞罷甲戌以為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飛既罷而俊獨留鎮江為備○十二月癸巳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充萬壽觀使

岳飛賜死先是少保岳飛舊所部統制官節制鄂州兵馬張憲隂謀冀朝廷還飛復掌兵而已為之副未發閭為御前都統王貴所告時樞密使張俊在鎮江府亦奏其事右丞相秦檜乘此治飛詔委俊收憲大理寺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十一月以右諫議大夫万俟卨為御史中丞時張憲之獄未成何鑄以除執政奉使乃改命卨推勘而少保岳飛與其子忠州防禦使雲皆繫獄矣十

二月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勘岳飛等獄成飛坐金人侵淮南受親札凡十五逗遛不進及指斥乘輿又罷兵權令右朝散郎孫革作書與張憲令措置擘畫看畢焚之又令憲虛申探得四太子兵犯上流雲為與憲咨目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憲為收飛及雲書遂謀反僧澤一為向憲言而先以兵兩隊守總領轉運司癸巳詔賜飛死斬憲雲于市令殿前都指揮使楊沂中涖其刑家屬並

遷廣南且籍其家貲而配澤一小歷○初獄成大理丞李若樸何彥猷謂飛罪當徒二年白于大理卿周三畏三畏是日白於中丞万俟卨不應三畏言當依法三畏豈惜大理卿耶有輔者投書于秦檜言飛反狀已明檜以書付獄卨即致飛于死既而卨彈若樸彥猷並罷遺史初秦檜之居永嘉也今秘閣修撰主管玉隆觀薛弼嘗游其門又卨為湖北提刑弼時經撫本路除劇盜伍俊歸功于卨至是

治獄弼嘗為飛𦙍謀官無一辭累及○先是獄之成也太傅韓世忠嘗以問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相公言莫須有此三字何以使人甘心固爭之檜不聽飛知書而禮士且濟人之貧用兵秋毫無犯民皆安堵不知有軍先計後戰屢勝強敵號為良將其死也天下寃之十二年正月言者論敷文閣待制朱芾秘閣脩撰知宣州李若皆嘗為岳飛謀議主帥有異志而

不能諫望黜以示戒詔並落職孝宗即位紹興三十二年七月詔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累立功效不自矜誇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事以殁而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成聖意與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録用於是追復岳飛依前為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

淳熈五年九月賜追復少保武勝軍節度使萬壽

觀使岳飛謚武穆

十月癸巳韓世忠罷樞密使自太保英國公授太傅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充

醴泉觀使加揚武翊運功臣

制曰進則顓宻席之崇允賴威名之重退而處殊庭之秩盖從偃息之休眷若勛賢勞於事任兹力祈於閒佚其寵渙於恩褒爰造治朝誕敷明命具官韓世忠忠懷亢烈風槩沉雄偉然一世之英凛有萬夫之望陳軍謨而訓

旅勇且知方持師律以臨戎多而益辦自歴艱虞之險
備殫攻守之勤勳在王家爛若旂常之紀威行蠻裔烈
如雷電之馳比跡外閫之嚴入斡鴻樞之柄予深注意
日覲前箸之籌敵亦聳聞固已側席而坐何忽陳於悃
愊願卽遂於燕申謂收身於百戰之餘難復縻以萬幾
之務異黄樞之得謝追赤松而與遊載嘉止足之風固
宜從欲獨念倚毗之久弗忍遐遺是用升帝傅之峻班
還將壇之疊組乃冠靈臺之號併增井食之封俾諧就

第之榮不廢造朝之禮有蕃命數式侈寵光於戲知臣下勤勞朕尚廸寛洪之度以功名終始爾克遵明哲之規雖出處之或殊寔安危之並倚勿云釋位不我告猷

世忠自是年四月除樞密使至十月罷在樞府半年太保樞密使韓世忠乞罷以為太傅醴泉觀使其兄世良主管步軍亦罷為醴泉觀仍加奉國軍承宣使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絶口不論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

見其面云臣僚累言韓世忠之罪上留章不出世忠亦忌秦檜陰謀而請罷遂有是命遺史十二年十月太母還世忠封潭國公十三年二月進封咸安郡王十七年三月以郊祀恩改除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二十一年七月壬申世忠卒世忠疾上勑太醫馳視問勞之使相屬於道平時將吏問疾卧内世忠曰歷事三朝大小百餘戰冐白刃中流矢未嘗退遁𧏡瘢痍尚存發衣視之舉體皆是且曰

賴天地之靈得全首領卧家簀而没諸君尚哀之
邪疾益侵冊拜太師致仕訃聞不視朝贈賻有加
遣中貴人護喪事贈通義郡王官其親屬九人乾
道四年四月陳俊卿奏紹興初如韓世忠有功亦
宜追封於是下禮部擬故揚武翊運功臣太師鎮
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致仕追封通
義郡王韓世忠追封蘄王從之蔣芾奏前日韓世
忠封王趙鼎賜謚一將一相皆合公論上然之淳

熈十五年二月高宗崩詔侍從議配饗伏見故太師蘄王謚忠武韓世忠身更百戰義勇横秋建炎勤王投袂奮發連營淮楚虎視無前名聞遐陬至今落膽請配饗高宗廟庭詔從之

十一月已亥范同罷參知政事

同自是年七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執政凡四月

○參知政事范同或自奏事不禀秦檜而衆方以建和議及罷諸帥皆同之謀檜與同共政纔四月

至是疑而忌之故言者論同以為朝廷以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乃貪天之功以為巳有望罷其機務遂以同為提舉嵩山崇福宮既而再論遂降分司筠州居住〇十八年七月初左太中大夫范同以前執政知太平州秩滿詔令再任而治郡無政聲是月同卒始復資政殿學士

乙卯何鑄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十二年七月兼權參知政事

時金國遣審議使來欲歸太母以鑄充金國報謝使閤門曹勛副之

紹興十二年壬戌

八月何鑄罷簽書樞密院事以本職提舉太平觀

鑄自十一年十一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是年八月罷在樞府凡十月言者論鑄首董岳飛之獄閱日滋久初無一言叙陳旣而以樞臣使虜乃謂以讞獄不合遂致遠行又言飛之獄本其

徒所告反肰甚明而鑄故遷延意在黨惡遂罷以本職提舉太平觀尋詔落職責蘄州居住既又論殿中侍御史胡汝明及察官施鉅皆鑄所薦詔悉與外任○十六年七月鑄復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宮兼侍讀後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二十二年卒

甲戌万俟卨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除

卨充大金報謝使保信軍承宣使李楊副之上顧

卨曰勉為朕行卨對曰陛下屬時多艱嗣承大統
日者獨斷屈巳銷兵以交與國天人同符揵逾嚮
報送徃事居悉知聖志臣將命絶域實與榮焉○
初參知政事万俟卨奉使大金國行次汴京奴隸
輩有為人致書其子者彼之伴使以為言卨曰兩
朝以玉帛相見而後敢以私書入境然父子之情
不過問安否耳發書視之果然及次涿州又以南
宮毆擔夫告者且曰一行裝齎悉以車載不復調

夫矣十月髙奉使大金國還詔髙提舉詳定一司勑令○孫覿誌髙之墓曰髙之復命也宰相秦檜假金人誉已數千言屬髙以閘髙退而歎曰丞相詠我而謾吾戴天履地忍為此乎卒不從他日與檜議政檜怒無復同髙之意矣小歴

九月乙未孟忠厚樞密使自少保護國軍節度使判紹興府信安郡王除

先是迎護梓宫當差大臣而左僕射秦檜辭不行乃名少保判紹興府孟忠厚為迎梓宫禮儀使以

參知政事王次翁為迎太母禮儀使並往楚州迎

接是月忠厚遂拜樞密使秦檜欲去張俊樞密之

任乃除孟忠厚樞密使且外示寵於戚里矣遺史

乙巳少保左僕射秦檜加太師梓宮及太后還策勳加封

制曰三公論道莫隆帝者之師一德格天乃大賢人之

業睠時真宰為世宗臣事有至難收成功於指顧人無

遠慮獨克定於規模　力輔眇躬通誠大國荷上天之從

欲成愛孝以事親悉出贊襄宜崇褒陟爰正久虛之位

用告大昕之朝具官某檜碩大而光明忠肅而恭懿心潛于
聖有孟軻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負伊尹覺民之任早中
異科之目旋躋要路之津節義著於艱難正程嬰存趙
孤之比平生仗於忠信見子卿持漢節而還遂亟登次輔
之聯再執元台之柄險夷一致首尾七年謀皆同于國
無異政歸兵權而營屯自肅定浮議而反側以安廟筭
無遺固衆人之所不識征車遠狩惟君子以為必歸蓋
信既結而情通則恩必賜而欲得龍輴來返視西洛以

寓永固之靈䰟馭惟迎肅東朝以極慈寧之養庶事備矣厥功茂焉宜進大名之封寵拜維垣之貴併加圭食增重鈞衡彌聳具瞻式昭深眷於戲呂望尚父西伯之業所以成周公為師成王之勳所以集永惟耆德毋愧前人其祗邦休以副朕命程克俊詞

四月上以淮上用兵成不戰却敵之功丙子詔推恩宰執於是秦檜等言此睿筭無遺諸將戮力臣等何功之有上曰漢高祖善馭群臣每諸將奏功

必賞蕭何張良蓋以指縱之功也卿等同寅輔朕以底成績朕何敢忘檜等再拜而退是月乙巳少保左僕射秦檜加太師檜面辭新命上曰梓宮歸奠慈寧就養皆卿之功此未報百分之一不必辭也十月太師左僕射秦檜進封秦魏國公檜乞以兩國封爵追封其母王氏為秦魏國夫人從之十五年先是詔賜秦檜第一區六月己酉成上幸其第檜妻王氏封兩國夫人新婦曹氏封郡夫人孫

塡堪坦並除直秘閣學士秦熺加承旨九月上御

書一德格天之閣賜檜以金鍍銀沙鑼噐盂照匣

等賜之先是詔檜立家廟十六年三月又詔以禮

器賜之二十年正月丁亥左僕射秦檜趍朝忽有

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者挾刃於道遮檜肩輿欲

害之詔磔全于市十八年七月前知郢州趙汝湥

言陛下即位以來用人多矣而競持異議故挍艱

弭亂畧無寧歲自專任一相坐致太平望以今日

得人之效宣付史館上可其奏因顧左僕射秦檜曰此卿之功也朕記卿初自金歸嘗為朕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和議朕心固已判然而梗於衆論久而方決今南北罷兵六年矣天下無事果如卿言檜頓首謝曰和議之諧陛下斷自宸衷臣奉行之耳何功之有先是檜於格天閣下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時銓猶在新州知廣州王鈇問新州守張棣曰胡銓何故未

過海隸卽奏銓在貶所吟詩譏諷遂移吉陽軍旹

十二月也十九年四月初祕閣修撰張邵建炎中

使金遇秦檜於濰州至是上書言檜之忠節嘗為

徽宗撰長書抵尼堪引大義以曉之彼有慚色於

是簽書樞密院余堯弼奏曹勛家有錄本乞宣取

以進戊辰檜言昨日蒙御前降到曹勛所藏臣向

在金庭代徽宗作書稾書中開陳與今日事無一

不合固知講和本出徽宗聖意上曰自頃用兵朕

知其必至於講和而後止在元帥府時朕不知有
身但知有民每惟和好是念檜曰此所以延天命
也上又曰用兵蓋不得已豈可樂攻戰本朝真宗
與契丹和百餘年民不知兵神宗雖講武實未嘗
用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為念蓋兼愛南北之民
以柔道御之也○左僕射秦檜與故給事中胡安
國及其子徽猷閣直學士寅皆厚善寅嘗以書謝
秦檜略曰願公脩政任賢勿替初志遵王攘敵以

開後功檜謂其諷已始大怒之時前禮部侍郎張
九成與前步帥解潛並謫居南安軍一日潛病劇
九成往省之潛泣曰平生惟仗忠義誓與敵死以
雪國耻而不肯議和遂為秦所斥此心惟天知之
九成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人知然人亦無不知
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遂逝甞
十二月也十一月庚午參知政事余堯弼簽書樞
密院巫伋乞今後朝退依典故權赴太師秦檜府

聚議從之十二月秦檜久患病在告甲子始朝參
二孫直寶文閣塤直顯謨閣堪扶掖以入詔免拜
上喜甚曰且得與卿相見檜頓首謝上曰瑞雪應
時可喜又北使在途並無須索足見省事二十年
五月秘書少監湯思退等言有旨以師臣秦檜忠
義大節付在史館尚有今來事迹及張邵所奏之
書尚闕望令檜録奏宣付庻得廣記甲辰上謂檜
曰思退乞將卿靖康事記為别録以示天下後世

可依其請秦檜譏退久之上曰不然後代無以知卿忠義簽書樞密院巫伋曰檜之大節天下共知要當令屢書不一使後世姦賊悚懼上然之六月左朝請郎何大圭進聖德頌又福建機宜吳元美嘗作夏二子傳為鄉人鄭煒所告又元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煒上秦檜啓云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實無意於事秦盖据拾其事皆類此上謂宰執曰大圭意可嘉可與直祕閣元美至

引伊尹相湯伐桀事其悖逆不道甚矣特貸死送容州編管七月上謂秦檜曰當北使張通古等在館議歸疆之時曾開與李彌遜等不止異議察其用心罪不容誅秦檜曰陛下兼愛南北斷以不疑致徽宗卜永祐之安太后遂慈寧之養茲為天下達孝初開彌遜與王庶等為不臣之逆說詠胡銓上書陛下獨語臣曰朕初無黄屋心今横議若此據朕本心惟當養毋耳臣踧踖不知所措二十一

年十月御製秦檜畫像賛仍親灑宸翰賜之賛曰
維師益公識量淵冲盡闢異議決策和戎長樂温
清寰宇阜豐其永相予凌煙元功自左僕射秦檜
用事士大夫平日小失其意輒禍不測集英殿脩
撰提舉太平興國宮魏矼當初講和時與議不合
檜嘗欲除近郡矼遜辭不就奉祠凡四任寓衢之
常山僧舍蕭然一室迄免於禍是年二月卒士論
傷之初故相趙鼎嘗謂其客刪定官方疇曰自鼎

再相除政府外所引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吕本中魏矼皆有士望異日決可保其無他疇曰顧公徐觀之昺曰此等人才如何變得其後諸賢流落之久皆壁立萬仞雖死不變疇始信昺之能知人也秦檜之初相也徽猷閣待制王居正時為左史嘗奏上以謂檜作相前所言皆不讎檜憾之及檜再相專國居正慮為所害屏居常州時事一不掛口書祠官之考十有二至是檜

權益張九臯善類大誅譴以立威多竄之嶺外居

正閤門託疾猶奪其職是年十月卒癸卯賜秦檜

玉帶一十月檜封魏國公十五年六月賜檜甲第

一區丁丑幸檜第十七年以郊祀恩改封益國公

二十三年知鎮江府王循友乞加秦檜九錫降付

中書檜收之不行未幾移循友知建康府識者探

知檜心矣八月秦檜之長孫右文殿修撰埙應兩

浙轉運司解試考中第一時猶徵示至公也二十

四年塤赴禮部貢院試而主司考中第一人遂加敷文閣待制塤為檜之孫熺之子試第一人阿諛之風大露矣是時檜久柄任權自己出而食君之禄者皆知有秦檜而忘於先君後臣之義可謂寒心哉遺史

十月乙亥程克俊簽書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遷端明殿學士除尋兼權參知政事

十一月癸巳張俊罷樞密使自太傅慶國公授鎮洮崇信軍節度醴泉觀使清河

邵王加安民

靖難功臣

制曰仗鉞秉旄出嘗顓於軍旅之事弁冕端委入或憚於朝廷之儀矧邉陲戍兵已見於沉遼則將帥大臣樂居於散地眷惟我勛賢之舊閔勞以樞機之煩咨爾在廷咸聽朕命具官張俊才資俊偉謀略雄深語多赤氣之浮性得金行之正初拜大將無復一軍之驚屢奏膚功自是萬人之敵志雅奮於忠義識暗合於韜鈐多修扞我於艱勤勞靡懈師衆以順為武號令惟明自升宥密之

司尤切安危之寄適隣封之敦睦弃寰宇之小康而乃數貢誠悃力祈閒退智同乃祖欲尋黃石之老人慮創前賢不斷長城之地脉雖失倚毗之重良嘉止足之風是用蕙三鎮之節旄次上公之衮黼胙開茅社榮疏王爵之封名列雲臺寵冠功臣之號俾就琳宫之佚仍趍玉殿之朝增衍爰田中加幹食以懋爪牙之力以隆心膂之私於戲李衛公之稱疾闔門最為明哲郭汾陽之聞命引道豈俟嫌疑罔俾斯人專美唐室

檜自紹興十一年四月除樞密使至是年十一月罷位樞府一年半初太師左僕射秦檜與太傅樞密使張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故俊力助其謀及諸將已罷而侍御史江邈言俊之過於是俊求去位癸巳罷為醴泉觀使復還三鎮舊節清河郡王十二年正月張俊出視師回到行在力辭本兵章凡四上上遣内侍數留益確俊乃復視事俊為樞密使固其位而無請去意秦檜

欲去之乃令侍御史江邈言其罪上曰張俊有策立復辟之功非有謀反之事皆不可言於是檜乃以孟忠厚為樞密使俊素與忠厚不協遂請罷去

遺史二十一年十月壬午太傅靜江寧武靜海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除太師甲戌上幸張俊第二十四年七月癸丑太師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卒贈循王謚忠烈甲寅上曰張通古之來俊極宣力與韓世忠等不同己未上又曰武臣

中無如俊者比韓世忠相去萬萬宜檢祖宗故事優其贈典既而有司欲依世忠例上曰俊與國有功明受間俊有兵八千屯吳江朱勝非降指揮與秦州差遣俊不受進兵破賊當與小國一字王遂贈循王韓世忠數舉兵以敗和議故也俊享年六十九以疾終于牖下上聞其薨震悼輟視朝三日賜棺木襲以一品禮服厚録其孤俊狀貌雄偉性禀嚴重征行戍守師律整齊納亡撫降皆能得其死力如楊存中

田師中趙密輩皆出其門性貪吝喜置田産故江浙兩淮閒歲入租米僅百萬石及死諸子進黄金九萬兩上幸俊第臨奠為慟哭輟葬于常州無錫縣命内侍張去為護葬事淳熙十五年二月高宗崩議配享侍從議太師循王謚忠烈張俊策翼覇府披荆棘以立朝廷禦侮鄣川靖寇江左功名之盛溢於旂常而秉心忠勤始終一節請與韓世忠並配享高宗廟庭詔從之

是月孟忠厚罷樞密使加少傅知建康府

忠厚自是年九月拜樞密使是月罷位樞府僅兩月○少保樞密使孟忠厚求去位罷為少傅判福州既而與知建康府葉夢得兩易其任時閩中之寇未平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小歷先是侍御史江邈屢言樞密使張俊之罪蓋秦檜之意也事皆不行檜乃除孟忠厚為樞密使忠厚與俊素不協故知其不兩立也於是俊果乞罷去俊既罷

則忠厚可去矣遂加少傅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忠厚為樞密使本在於去俊也遺史二十五年十二月詔醴泉觀使孟忠厚令奉朝請乙酉魏良臣奏曰忠厚戚里最號賢者上曰向來徽宗梓宮須密相護送秦檜辭不肯行遂差忠厚以樞密院護送深不欲任外戚萬一有過治之則傷恩釋之則廢法如太后家子弟但加以爵禄奉祠而已良臣奏陛下聖明深得所以待國戚之體二十

七年二月以少傅信安郡王孟忠厚提舉祕書省

四月忠厚卒

紹興十三年癸亥

閏四月乙卯王次翁罷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

次翁自紹興十年七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閏四月以老求去位而罷執政凡二年餘十九年十二月資政殿學士王次翁卒於明州

六月程克俊罷簽書樞密院事依前職提舉洞霄宫

克俊自紹興十二年十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是年六月以疾求去位遂罷在樞府凡八月

紹興十四年甲子

二月丙午万俟卨罷參知政事

卨自紹興十二年八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二月罷執政一年半秦檜與參知政事万俟卨一日同奏事退坐殿廬中批上旨除某官吏鈐紙尾進卨曰偶不聞聖語檜愆於是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

議大夫唐大方皆論卨違詔除職與郡而給事中楊愿駁奏乃以卨為提舉太平觀文會又論中書舍人劉才邵祠部郎官王觀國皆附卨以進亦詔與外任（小歷）卨為參知政事二年噤嘿奉秦檜而已檜厭之令御史中丞李文會言其罪卨白檜乞上殿留身略辨其事檜疑其背已遂以宮祠罷之（遺史）卨以宮祠罷參政也卨之姪與王會有語言相爭會後譖于秦檜檜再令李文會言其罪遂送歸州

居住同上

是月樓炤簽書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新知建康府除尋兼權參知政事

五月甲子樓炤罷簽書樞密院事

御史中丞李文會等論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樓炤不可以居政塗甲子詔罷依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觀

乙丑李文會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兼參知政事

十二月李文會罷簽書樞密院事

中丞楊愿侍御史江勃右正言何若交論簽書樞密院事李文會邪險害政不恊衆望乃與編管人王文獻締結俾之游說又私養臺吏伺臺中章疏鼻心虺志無所不為文會亦請罷詔文會落職又論文會薦冐官人陳洵於奉使王師心濫轉四資遂貶筠州二十八年九月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

李文會卒

辛丑楊愿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

紹興十五年乙丑

十月丙子楊愿罷簽書樞密院事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楊愿自請罷詔仍舊職提舉太平觀二十三年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楊愿卒

癸未李若谷簽書樞密院事自敷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兼侍讀遷端明殿學士除尋兼權參知政事

若谷永平人

是月秦熺知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承旨除

熺力請依李淑故事避親而罷庚寅以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恩數視執政尋兼侍讀十七年正月加大學士十八年三月壬午秦熺再知樞密院事一日左僕射秦檜以問祠部郎官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外議以為公相必不襲蔡京之迹於是檜怒寧崇安人安國子也四月知樞密院秦熺言父子共政理當避嫌庚子以熺為觀文殿學士

提舉祕書省立班左僕射之次二十年二月戊子

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秦熺加特進觀文殿學

士為萬壽觀使

制曰上帝復高祖之德克靖我邦皇天付中國之民是

生王佐眷言碩輔久曠宰司宜參茂憲之規用示褒書

之寵涓以穀旦告於治朝具官秦熺道造聖宗量包國器承

乎忠義之美濟以文章之華得天民知覺之先容施惠

術本師友淵源之正大放德言自避寵於樞庭肆躋榮

於祕殿冠華光之講讀修麗正之圖書朝端聳見於儀刑天下想聞其風采維觀文學士之稱大匪舊德相臣而弗居矧晉位之崇階號優賢之特禮建使名於珍館衍戸賦於腴田併集恩光庸昭眷遇於戲上宰特高百辟既有舊班眞儒並出一門豈非亨會茲合至公之論匪惟妙簡之私益厲壯猷以永慶譽

紹興十七年丁卯

正月壬辰李若谷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除

何若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除

秦檜凡薦用人莫不有說林大鼐言生節死節事李若谷之弟若水盡死節於京師圍城之際而用若谷為參政可謂厚於死節之家矣然則用生節而位三公則秦檜不為叨忝可知矣遺史

二月辛酉李若谷罷參知政事

江勃論參知政事李若谷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再論遂奪職江州居住

三月乙亥何若罷簽書樞密院事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何若引疾乞罷詔依

舊職提舉太平觀二十年七月何若卒宰執奏聞

上令遺表恩澤依謝克家例秦檜因論克家從偽

楚之罪上曰朕即位之初黄潛善汪伯彦言從邦

昌者多矣時且欲安反側彼乃不自知其罪檜曰

陛下灼知忠逆之迹如天徧覆神奇臭腐俱蒙帝

力而不自知也

己卯段拂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除

四月己亥汪勃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十八年二月薫權參知政事

紹興十八年戊辰

正月乙未段拂罷參知政事

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右正言巫伋論參知政事段拂天資陰邪何以蹤居政府時趙鼎死於海外段拂因而嘆息秦檜聞之怒令臣僚言其罪遂罷為

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遺史三月臣僚希秦檜之意再言段拂之罪故落資政殿學士與國軍居住二十六年六月左中大夫段拂卒

七月丙申汪勃罷簽書樞密院事

勃以親老乞歸養詔依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隆興二年九月左朝奉郎汪勃復龍圖閣學士致仕

丁酉詹大方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九月卒

十月丙辰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紹興二十年庚午

二月癸未余堯弼參知政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巫伋簽書樞密院事自給事中遷端明殿學士除二十一年十一月兼權參知政事

堯弼字致勳闕人

堯弼尋為賀大金登寶位使知閤門事鄭藻副之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

十一月庚戌余堯弼罷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

堯弼自紹興十八年除簽書樞密院事二十年二

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十一月罷執政凡三年右諫議大夫章夏侍御史林大鼐論參知政事余堯弼傾邪姦險朝廷有大議論則黙而不言望貶之以清政府堯弼亦奏乞祠詔除資政學士提舉外祠夏等再論落職○時執政皆由秦檜進少忤檜意則臺諫揣檜意而彈擊之檜或諭意於臺諫使言其罪既已罷去則繼有章疏奪其職或猶未已又有章疏然後責偏州安置或居住於是為執政者

皆惴惴然備去計不以為榮而遭罷斥者亦謂分當如此耳名器於是輕矣遺史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

四月丙子巫伋罷簽書樞密院事

伋自紹興二十年二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是年四月罷在樞府二年餘初右諫議大夫章夏論簽書樞密院巫伋輔政無補而殿中侍御史林大鵬亦論伋黷貨營私丙子詔伋以本職奉

外祠㝷等再論遂落職隆興二年五月詔巫伋召赴行在臣僚言巫伋者才學識見政事操履畧無一長徒以謟事秦檜為之鷹犬故能躐取大官今廢退十年議者不以為屈若伋收召則汪勃章㝷之流皆復用矣未敢書行從之

辛巳章㝷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兼權參知政事

九月癸丑章㝷罷簽書樞密院事

侍御史宋樸右諫議大夫林大鼐同論簽書樞密

院章夏背公營私附下罔上望加黜責詔以舊職端明殿學士奉祠樸等再論遂落職初章夏為右正言檜因事喜之即除夏諫議大夫欲引為執政矣及為簽書樞密檜曰我眼底覷不得章夏臺諫聞而上言夏遂罷為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侍御史宋樸再言章夏之罪遂落職隆興二年九月左朝散郎提舉洞霄宮章夏為龍圖閣學士本官致仕

十月甲戌宋樸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兼權參知政事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

十月戊辰宋樸罷簽書樞密院事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宫

樸乞罷詔以舊職奉祠諫議大夫史才言樸為士而不自愛乃闕道囙俗不當以祕殿隆名寵之遂落職隆興二年六月左朝奉郎提舉太平興國宫宋樸復龍圖閣學士致仕

壬申史才簽書樞密院事自諫議大夫遷端明殿學士除兼權參知政事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

六月癸巳史才罷簽書樞密院事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宫

御史中丞魏師遜右正言鄭仲熊言簽書樞密院史才天資陰賊嘗受李光薦不憚數千里貽書於光謀為國害詔以端明殿學士舊職奉祠師遜等再論遂落職

甲午魏師遜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兼參知政事

十一月乙丑魏師遜罷簽書樞密院事

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論簽書樞密院事魏師遜懷姦嗜利不恤國事詔以端明殿學士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宫德元再論落職

丁卯施鉅參知政事自吏部侍郎除

自秦檜專國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率由庶寮一二年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褫其職名闕其恩數猶庶官云

故自万俟卨罷至此十年參預政事之臣才四人而已

同日鄭仲熊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侍郎遷端明殿學士除○尋兼權參知政事

仲熊西安人時秦檜秉政久言路皆其所引初監察御史鄭仲熊為右正言首論定國是久任用抑奔競節浮費與推誠於有功之宿將等事然其間不無阿附自秦檜專國前後執政無敢少違其意者於是仲熊歎曰為官至此可以行志而不得行

遇主如此可以圖報而不得報負愧多矣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

四月乙酉施鉅罷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論參知政事施鉅傾邪詭祕嘗與李光交又爲何鑄所引用鉅既被斥心嘗怏怏遂罷除職領祠德元再論遂落職孝宗即位詔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施鉅爲左大中大夫依前資政殿學士致仕

六月己卯鄭仲熊罷簽書樞密院事

秦檜久專朝政而士大夫急於進者多附檜意掎摭人之語以為謗訕通判常州沈長卿舊嘗與參知政事李光啓曰縉紳守和親甘出婁敬之下策敵人難信結孰慮吐蕃之劫盟檜時已惡之至是與左從政郎芮熚同賦牡丹詩為隣舍人所告以為譏議送大理寺獄具檜奏其事簽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鄭仲熊嘿無一言罷朝檜頗咎之時

有旨長卿爔皆除名編管於是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論仲熊遂罷為提舉太平興國宮又有前知衢州趙令衿居衢州因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句通判汪召錫教授莫汲於坐間聞之因告令衿謗訕既而詔謫令衿於汀州且置獄乾道九年三月詔仲熊復端明殿學士致仕

辛巳湯思退簽書樞密院事自禮部侍郎遷端明殿學士除○十月兼參知政事

八月丙戌董德元參知政事自吏部尚書除

德元字體仁吉州人登第七年而執政初該免舉特奏名赴廷試以文學除官還鄉里後赴轉運司請解省殿試考中第一人葢前所未有也德元有官及第作狀元用為參知政事則秦熺為觀文殿學士不為過矣此秦檜之用心也遺史

十月丙申太師左僕射秦檜進封建康郡王致仕子熺加少師致仕

檜建康郡王致仕制曰太平樂於與賢共享盈成之治
王公坐而論道難親幾務之煩眷予不召之臣先輔中
興之運逮茲覽辭榮之奏宜推從欲之仁揚于大廷詔爾
百辟 具官秦檜 閎深而肅括博厚而高明任天下之重而靡
辭其難舉聖人之言而必見於用早堅不奪之節力拯
無窮之基自登冠於宰司首定盟於隣好大策非凡所
見威脅動以浮言元老克壯其猶獨秉持於素守上以
遂予一人之孝養下以成爾萬姓之安居不矜功業之

光明復立規摹之宏遠勸農桑而臻富庶興禮樂以道
中和國制既成天休來萃比連聞於假告已渴想於儀
刑廼命僕臣親臨甲第惟陰德之獲報宜勿藥以有瘳
何遽頁於囊封祈上還於印綬誠請確至詔旨莫回其
罷拜於王封用歸榮於里社陪敦井賦併衍圭腴以隆
華夏之瞻以正國家之體於戲既明且哲已得樊仲之
保身俾壽而臧宜繼魯僖之善頌其加保嗇永迪吉康

守文粹

中詞

熺加少師致仕制曰避寵辭榮君子褆身之高致尚賢
馭貴人主厲世之至權眷惟進讀之眞儒遂露巧開之
誠請誕敷顯冊敷告治朝具官春熺志剛而氣和才全而能
鉅適堯舜文王爲正道惟燭理之旣明爲稷契咎繇之
良臣其自任爲甚重早潛心於聖域旋奮迹於詞場黼
藻人文射策嘗膺於親擢羽儀禁路輸忠尤簡於深知
非躋視草之榮力賛和戎之策經武樞庭則究治乎邉
瑣聯班揆路則增峻於民瞻升秩位之高華侍路門之

邃密有嘉謀而告於內彰后德之惟臣按往古而驗之
今嘉乃言之可續方需同德叶致丕平茲覽囊封願還
官政雖當食而屢歎顧高情之莫回其峻陟於崇資姑
暫從於燕適陪之多賦衍以眞封以昭體貌之隆以厚
始終之遇於戲朕篤股肱之義不忘注意之勤爾毋金
玉其音尚勉辰猷之告服此休命永綏壽祺自少傅觀文殿大學
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祕書省加少師致仕
檜自紹興八年三月拜右僕射十一年六月加左

僕射十二年九月加太師至是年十月卒獨相十八年熺自十八年三月除知樞密院事至是年十月以少師致仕執政八年丁酉上諭執政曰秦檜力賛和議天下安寧自中興以來百度廢而復備皆其輔相之力誠有功於國傷惻久之遂贈申王謚曰忠獻〇初和議定時國書中有不得輒易大臣之語蓋秦檜恐前宰臣張浚之復用也至是檜有患失之心而尤忌浚臺臣每有彈章語必及之

至論知洪州張宗元章則謂浚為國賊湖南提舉江召錫娶檜凡女嘗告訐趙令衿欲遣圖浚又江西轉運判官張常先箋汪宗元所與浚詩亦興獄株連及浚又捕故相趙鼎之子汾下大理獄令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等有異謀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獄上而檜病篤不能書矣乙未上幸檜第問疾丙申進封檜建康郡王加其子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熺為少師是夕檜卒熺亦致仕乃詔簽書樞

密院湯思退權參知政事方洪獄之興也逮百餘家帥臣王師心隨事救之頼以免者爲多檜薨事乃息〇二十年正月丁亥殿前司使臣施全刺秦檜不中被執自是檜出入添兵五十持梃以衛且禁人行步四方士大夫赴闕求見檜者皆不見之以防刺客九月秦檜以病在告獨簽書樞密院巫伋一人每日上殿及至都堂不敢開一言可否事六部百官皆停筆以待檜疾愈不敢裁決唯行常

程文書而已十月兩府就秦檜第禀事十二月檜疾愈出治事遺史二十五年九月秦檜病不出唯日與曹泳議事秦檜以病危篤奏劄子乞同男熺致仕二孫塤堪改差在外宮觀降詔不允曰丙吉有疾夏侯勝預知必瘉謂有陰德者必饗其壽以及子孫卿獨運廟堂再安宗社元勲偉績著在旂常過古遠矣兹微爽於節宣曾何傷於氣體矧今朝廷恃以為輕重天下頼以為安危卿其專精神省

思慮勿藥之喜中外所期納禄有陳豈朕所望所
請宜不允再請許之秦熺為少師觀文殿學士充
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祕書省加國公奏劄乞守
本官致仕庶幾父子俱退追迹漢二疏御筆批劄
有曰朕方頼卿父子同心合謀共安天下豈可遽
欲捨朕而効從二疏哉不允再請許之○先是王
楊英為浙東安撫司叅議任滿赴闕嘗上書薦熺
為宰相遂得知泰州任滿又除直祕閣知眉州楊

英嘗對衆自言我嘗薦小秦為宰相聞者皆側目
及秦檜病篤董德元曹泳等謀欲使熺繼相位人
又切齒至是熺致仕朝野皆罔測其然上幸秦檜
第問病檜朝服拖紳無一語惟流涕淋浪上亦為
之墮淚就手解紅帕賜檜拭淚既退其子熺奏請
代居宰相者為誰上曰此事卿不當與○秦檜遺
表畧曰伏念臣早縁末學奮自諸生當見危致命
之秋守策名委質之分畫疆之遣元樞飛掩執之

符存趙之陳具僚奉懲斷之指倉皇去國奔走從
君衣冠不變於中華覲會自安於常度雖歷九死
其無悔猶冀一言而可興草徽廟之尺書破僞齊
之三策身屈營窟心在周行泊浮海以言旋舉同
朝而趣異下石而擠者紛至奉身而退者累年荷
上聖之深知排群疑而復用延登右揆峻陟維垣
專秉任於鈞衡奉疇咨於帷幄入而告后王音嘗
許其無心出則稱君輿論共推於得體上遵成筭

復建中興云云　伏望皇帝陛下惟新盛德謹保清躬萬壽無疆長奉東朝之養五兵不試永居北極之尊益堅隣國之歡盟深思宗社之大計謹國是之揺動杜邪黨之窺覦以治亂為蓍龜以賢才為羽翼事有未形而宜戒言或逆耳而可從緩刑乃得衆之方訓本乃富民之術凡此數端悉留聖念

檜病篤招董德元湯思退至卧内各贈黄金千兩德元以為若不受它時病愈疑我二心矣乃受之

思退以為檜多疑心它時病愈必曰我以金試之便待我以必死邪乃不敢受上聞之以思退為非檜之黨檜薨年六十六檜兩居相位凡十九年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干預政事備員而已百官不敢謁政府州縣亦不敢書問若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弼巫伋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等皆

不及一年或半年誣以罪罷之尚疑復用多是居
千里外州軍且使人伺察之是時得兩府者不以
為榮檜內深阻如崖穽不可測喜贓吏惡廉士通
饋遺四方大帥監司郡守饋獻者無虚日凡欲投
書啓者以皐夔稷卨為不足比擬必曰元聖或曰
聖相○檜初為宰相紹興二年罷御筆付綦崈禮
令作制力詆之及再為相加太師封益國公而崈
禮已死檜乃進劉乞於崈禮女夫謝伋之子家取

將御筆焚毀其文曰云云靖康之末邦昌僭號臣
獨不戴異姓乞於皇族不與背盟之議者選擇繼
統其後軍前取出欲行懲斷幸而不死驅敵遠去
臣終不變初議至於徽宗草書以為南朝有子不
當相待遽如石晉國相雖傲岸自用猶遣人厚送
錢絹至盈萬數後有傳錄至中朝者其本尚在可
考不誣愚臣君臣之契與立朝本末如此昨自初
還朝時首奏令劉光世通書請好其後呂頤浩都

督在外臣又奏遣北人招討都監門客通書求好
未幾邊報王倫來歸頤浩遂欲攘以歸巳力援張
邦昌友壻宋勝非來朝既而圍城中人綦宻禮與
頤浩勝非援受偽命人謝克家復來經筵當臣之
求去也陛下親諭再三忌意凝密臣獨以書生不
識事體以必退為真是頤浩乃與權邦彥同日留
身乘間建言以謂宰相之去乃無一事於是旋易
臺諫擬請御筆至宻禮草制之日請以為據宻禮

被逐常以所得御筆公廣示衆今㝢禮已死無子獨有女嫁謝克家之孫伋之子若不收拾所降御筆復歸天府則萬世之後忠逆不分微臣得君立朝無所考信實害國體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台州取索㝢禮所受御筆繳進聖旨依奏三省行下台州取元降御筆復歸天府所謂欲蓋而彰者檜之謂也○秦檜柄任之久法寺禁繫公事並不遵用法律唯視檜一時之私意死則死之生則生之

笞杖徒流一切希望風旨故檜權益重勢益盛天下之人益畏而忌之上知其弊乃降詔䘏刑先是秦檜秉國政諸路承順風旨應奏聞者止申尚書省取旨庚午三省樞密院同奏乞事無巨細皆須奏聞○秦檜當國柄時聽受譏間輒以風聞即起大獄故使告訐之風人不堪之上知其為害乃下詔止告訐檜為相御史臺與封駁官皆備員不敢彈事百寮有忤檜意檜欲去之則微示顔色而臺

官已探知之次日即有言章畧不敢少緩或有檜遣人諭意與臺官令有言臺諫倉皇應語承順而已故楊愿未為執政時士大夫號其為肉簡牌言愿傳檜旨意為多也檜為左僕射不除右僕射應執政陞遷皆檜一力成就之既為執政亦不久必斥去皆是臺官承檜指意方敢上章疏第一章帶職宮祠數日間再一章落職例皆如此故得執政者亦自以為不久必去莫不束裝以待之固非一

日矣上知其然親擢湯鵬舉為侍御史又降詔戒
諭臺諫云云　鵬舉首具白簡論列知太平州王珣
知宣州王鑄知廬州鄭僑年新知嚴州郭震廣東
經畧方滋知邵州林機福建提舉常平王瀹通判
廣德軍鄭時中淮南運判龔鋈提舉浙東茶塩黄
允並罷之皆檜之親戚門人也由是檜親戚門人
未遭論列者皆不安迹○檜當國有進士上書獻
策或忤其意有置之死地輕者亦送外州軍學聽

讀雖為聽讀當職官亦掛意防守必送之廂司與
編管人無異為士者甚苦之七月丙午有旨進士
因事送諸州軍聽讀者遇赦放令自便○淮東提
舉茶鹽朱冠卿奏故相當權不遵祖宗故事科舉
雖存公道廢絕私于子孫皆置俊異之選私於族
裔親戚又私門下儉人鄙夫前舉一榜如曹冠秦
塤周寅鄭時中秦焞鄭鎮沈興傑秦熇凡八人其
間多是乳臭小兒至於素不知書全不識字者濫

竊儒教侵占省額欲乞特降聖旨於曹冠等階官以左易右俾正流品却將向來侵取人數復還令舉省額御史中丞湯鵬舉奏欲以有官人赴試者令各帶右字如無官試者合行駮放然後方可以前牓侵額之數於後牓收使八月得旨依奏○九月戒諭臣寮不得論列秦檜家族秦熺以湯鵬舉言其宗族親戚門人不已甚不堪之乃檢尋鵬舉平日上其父書併與已書皆感恩戴德佞媚之詞

遂容遣人進珍寶數十萬貫獻上及獻中宮與劉
貴妃且繳鵬舉書詞上為之惻然興念而鵬舉不
知也復上言檜之孫敷文閣學士塤敷文閣待制
堪檜孫婿敷文閣待制吳益乞追奪官職事上令
檜門人張掄代旨批云臣寮所論甚恊公議然朕
以秦檜輔佐之久又臨奠之日面諭檜妻許以保
全若遽奪諸孫與婿職名不惟使朕食言而於功
臣傷恩甚矣可令中外知朕此意今後不得更有

諭列鵰舉以言不行乞出又詔諭止之並遺史○十四年九月時秦檜用事久職臺諫者皆其耳目每薦進必先諭以己意檜嘗謂祕書郎張闡曰君久次欲以臺中相處如何闡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祕書幸矣檜默然殿中侍御史汪勃論之有詔罷闡○二十二年六月秦檜嘗謂禮部侍郎陳誠之曰事有所聞可以片紙見諭蓋方用告訐以擢人才誠之不承其意以此頗忤檜是月誠之丁父憂以

去○時前祕閣修撰張九成謫居南安軍或問九成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九成曰秦公方斥異已起告訐此其勢欲殺賢者然未必不反激人之言子姑俟之○二十三年時秦檜當國凡謫官在嶺外者雖其親舊不敢相聞蓋傾險急進者或窺伺中傷以為奇貨廣西帥臣陳璹頗能調護遷客通判靜江府汪應辰檜之所不樂者璹獨與之相善未幾璹被召而去福建安撫司叅議官賀允中嘗

為閩漕平鹽貨見謂稱職秦檜以其不下巳授祠觀者五年復令入帥幕以抑之○二十四年言者論高郵守吳祖度乃流人舛之子舛賣國立偽楚令祖度乃與舛壻曾慥分守淮郡詔並罷上顧秦檜曰當時忠義無若卿者檜曰臣一時守職遭遇陛下龍興遂依日月之光上曰此卿謙辭也○先是靜江府有驛名秦城廣西帥臣直祕閣呂愿中約賓寮共賦秦城王氣詩衆人皆賦其不賦者惟

寓居奉祠官劉芮等三人芮摯孫也時祕閣修撰
張九成謫居南安軍已十餘年南康士子春試囘
有見九成者言秦氏子高第而嗟洪皓之被斥九
成曰洪以厄金廷十餘年艱險萬狀死亦不畏義
氣凛凛照映古人秦公以私害之不久天必伸之
矣○二十五年時秦檜除吏多親故閒亦用同鄉
同榜之士然必其人自取且力禱然後得之肇慶
府守臣韋元振與檜同登第甘於遠宦未嘗以私

書下檜前知潮州監司薦其治績得籍記中書而已三月始還元振為廣東提舉常平官○先是知饒州洪興祖以經學得名龍圖閣直學士程瑀嘗注論語興祖為之序摘取瑀發明聖人忠厚之言所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表而稱之興祖嘗忤秦檜故因此誣譖得入檜疑興祖託經以議已遂責昭州安置八月卒人謂興祖通經早以此席英譽晚以此賈奇禍其後追贈直敷文閣○初紹興

戊午歲吕本中爲中書舍人張九成爲禮部侍郎同見秦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荅曰未有枉已而能正人者也檜爲之變色及趙鼎罷相居會稽方疇見鼎道檜此語因曰秦相亦今之賢者安得有此恠論鼎曰此南方之所謂賢者北方之賢者必不爾也疇曰公既知之安得薦之于上乎鼎曰張德遠罷相之後鼎再相上曰卿既還朝見在政府去留惟卿意鼎曰秦檜不

可令去一日檜留身下殿有喜色謂𠵳曰檜適求去上云公自知檜令檜與公商量𠵳握檜手曰吾輩當以國事為心也檜由是安迹蓋行止非人所能為也至是疇默數檜再專國柄十有八年士大夫死於其手者甚多則𠵳言非人所能為信哉○戶部侍郎曹泳檜之姻黨藉勢妄作判南府流民積逋二十餘萬緡泳責逋甚急曰不且有譴時秦檜晚年怒不可測而泳乃其黨光𤖅赫然帥臣孫

汝翼欲賦於民以塞已責通判范如圭力勸止之

○檜喜前禮部郎官朱端儒之才欲其為子孫模楷時端儒已致仕彊令復出自建炎初鴻臚寺併歸吏部十月始除端儒為鴻臚少卿端儒掛冠復起士論少之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論戶部侍郎蕭知臨安府曹泳以秦檜黨招權怙勢又朱端儒者趙鼎之心友杜師旦者李光之上客泳悉置之門下内則為少卿外則為監司若不亟去

必致生事詔停泳官送新州安置端儒復致仕師旦罷其後泳又移吉陽軍而卒初秦檜之卒也其子熺乞以敷文閣學士王會知建康府共辦父塋事且云庶得相聚至是言者論之詔與會宫觀仍共辦集檜之塋事其後會再被論遂貶瓊州

十一月癸丑魏良臣參知政事自敷文閣直學士召除

十二月乙未上謂宰執魏良臣等曰兩國和議中間秦檜主之甚堅卿等與有力今日尤宜協心確

守不變以為宗社無窮之休○乙丑執政奏新知平江府宋䏶以祖諱平乞避欲與廣帥周三畏兩易上曰三畏廉謹守法中間被黜無辜與復職知平江於是魏良臣等言洪皓在貶所病與復職與祠上可之且曰皓頃在金中屢有文字到朝廷甚忠於國中間以語言得罪亦曖昧上又曰大理寺多觀望廷尉天下之平如此朕何所賴趙令衿趙汾被罪事起汪召錫莫汲如近日張祈坐獄皆曹

泳私憾誣致其罪卿等可即治之詔近歲士風浇
薄持告訐為進取之計深害風教或有不悛重寘
于法十二月壬午執政奏莫汲張常先陸升等八
人以告訐濫叨官爵上曰此大害風教悉送遠郡
編管又詔編管人李孟堅王之奇陳祖安等皆令
自便上曰如此行遣想見人情忻悦感召和氣十
一月庚午執政奏天下之事皆人主總攬人臣奉
行而已近來監司郡守以事達朝廷止申尚書省

取指揮自今事無巨細皆須奏聞上曰此乃大臣
任意所為不欲朕知天下事即詔從之上曰三省
行省司賈零罪甚多執政朕之股肱皆被譖於宰
臣而不容迹宜速與黜之○先是新除校書郎趙
逵家尚留蜀秦檜欲以白金助逵以家來逵不答
檜怒人頗為逵危之二十五年十一月以校書郎
趙逵為著作佐郎又令兼恩平普安二王府教授
引對上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

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兩王方學詩萇有以切磋之○是月戊申執政擬前禮部侍郎張九成復秘閣修撰知溫州上曰九成昨在經筵講書及西漢災異事秦檜不樂以此遂去丙辰以左朝請大夫趙令衿為明州觀察使安定郡王令衿初為汪召錫告訐被罪令遂以是除二十六年七月乙卯上謂宰執曰往時士子上書忤秦檜意詔往諸處聽讀遂妨進取應可檢舉行之沈該

曰聖慮及此寒士之幸也

十二月乙酉董德元罷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德元自紹興二十五年八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十二月罷執政凡四月○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參知政事董德元附會權臣德元檜之門人也遂罷除職與祠鵬舉再論遂落職時已召直龍圖閣湯鵬舉為殿中侍御史乃詔年來臺諫用人非據與大臣為支黨而濟其喜怒朕今親除公正之士

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惟結主知毋更合黨締交以亂成法鵬舉又言敷文閣直學士徐宗說身為版曹而專為故相營田産詔宗說落職時人目秦檜諸客以曹冠為館客冠金華人施全為刺客宗說為莊客鵬舉首薦前婺州通判周方崇見權明州通判凌哲先後召到悉除監察御史哲供職纔七日遷右正言○二十六年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禮部侍郎王珉吏部侍郎徐嘉皆附會秦檜珉

嚞俱罷鵬舉又論兵部侍郎沈虛中嘗寄報秦熺已取塤為奏名之首亦罷之先是提舉淮東常平朱冠卿言故相當權不遵祖宗故事科舉雖存公議盡廢如前舉曹冠秦塤等八人多不知書濫竊儒科乞於階官以右易左俾正流品下侍從臺諫共詳以為甚當物議冠卿勝非子三十一年正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自秦檜之死其黨皆逐獨韓通嘗以獄事附檜今猶以敷文閣直學士帥建康詔

罷之○隆興二年正月左中大夫提舉太平興國宮董德元復端明殿學士致仕二月贈左正奉大夫

甲午沈該參知政事自敷文閣待制前知夔州召除

沈該陛見上曰秦檜何忌卿之深該曰臣誤蒙陛下拔擢洎登從班聖知益深檜稍相猜上笑曰然遂以該為參知政事該首奏曰朝建機務至繁所賴以同力協濟者惟二三執政比歲大臣怙權參

樞皆取充位政事例不關決宜特詔三省務各盡誠以賛國事○初該知夔州罷歸出峽至江州聞有召命既到行在即有是除講和之初該嘗上書附會其議上記之故有執政之除該初在潼川府專以商販取利及知夔州營利尤甚旣除參知政事傳至夔州人皆大驚遺史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

正月甲子故宰相趙鼎追復觀文殿大學士

故執政孫近復資政殿學士

詔故宰相趙鼎故執政孫近並追復舊職鼎觀文殿大學士近資政殿學士○乾道四年四月陳俊卿奏紹興初如趙鼎為相正色立朝奉公體國有古大臣之風為秦檜所忌貶死瘴鄉至今未曾贈謚天下究之於是下禮部擬故追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趙鼎謚曰忠簡輔臣進呈上曰此謚甚稱俊卿奏真所謂正直無邪曰簡蔣芾奏前日韓世

忠封王趙鼎賜謚一將一相皆合公論上然之○

乾道四年四月趙鼎初謚忠簡權起居舍人趙粹

中言鼎辨宣仁之誣謗罷安石之配饗行遣章惇

蔡卞使天下知有公是非薦拔人才必盡公道當

時禮官不知鼎之功謚曰忠簡望改謚曰忠獻以

旌忠直功業之臣上曰趙鼎氣槩非細豈易得哉

淳熙二年九月贈故追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謚

忠簡趙鼎爲太傅給還元爵邑追封豐國公以其

家乞依吕頤浩張浚封國公故也閏九月審察故
相趙鼎孫韞上因問趙鼎比吕頤浩何如參政龔
茂良奏吕頤浩有膽畧緩急之際能任大事趙鼎
有學問氣節皆名相也上曰太上南渡之初再造
國事正賴諸人如朱勝非亦有調護之功○五月
戊申宰執奏前宰執及從官昨遭貶斥已死者十
五人量輕重分為五等復職及與致仕恩澤上
曰此甚當於是溥博之恵及存殁矣淳熙十五年

二月高宗崩議配饗侍從集議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謚忠簡趙鼎智慮湛明學識醇固北邊受敵力贊親征國本未正建萬世之長策望實高邵斯民具瞻請與呂頤浩並配饗高宗廟庭詔從之

二月辛卯魏良臣罷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良臣自二十五年十一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二月罷執政凡三月侍御史湯鵬舉殿中侍御史周方崇右正言凌哲論參知政事魏良臣有不公之迹

假以歲月殆有甚於秦檜良臣亦自言輔政無狀
乞罷遂有是命孝宗即位賜資政殿學士左光禄
大夫魏良臣謚曰敏肅
三月己未万俟卨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除
卨首奏五事大畧以為樞臣執國命威福之柄下
移人不知有君上故相舊弼擯棄殆盡而讒佞欺
負之徒造為險語中傷善類人不自保道路側目
貪夫慕利掊取無藝公私掃地赤立而大臣姻族

之家粟窖金穴至不可較軍政隳壞士不知勞將帥豢養於富貴之樂一旦有緩急皆不足恃士風不競畏避譏讒襲常蹈故隨波沉浮無致身許國之忠禼所陳如此遂以為參知政事

五月壬寅沈該左僕射自參知政事授左正議大夫守左僕射同平章事万俟禼右僕射自參知政事授左宣奉大夫守右僕射同平章事

該左相制曰朕慨張庶政圖任舊人股肱惟人尤重腹心之寄左右厥辟允資輔弼之臣孰當熈載之求我得

經邦之俊肆頒大號明告治朝具官沘該肅括而閎深端厚而果達學窮道奧泝六藝之淵源識洞事幾中萬微之要會頃繇從橐出馳使軺從容而定謀謨尚魏絳通和之策始終而本仁義見鄭公納諫之忠惟為國以奉公靡狥私而附勢進退之際本末不渝出裴度於山南初非朕意對賈生於宣室灼見乃心延登丞弼之聯叅決鈞衡之務廣闢正道專任實才用能數月之間大革前日之弊言皆可績僉曰汝諧其擢冠於宰司俾丕釐於

邦釆文昌正位躋三等之崇階侯社疏封衍多田之真賦以定國論益峻巖瞻於戲伊尹仲虺之佐商邦命有九圍之式姬旦召公之輔周室德聞六服之承惟同心故議論若出於一人惟叶力故建立罔愆於百度共收來効用繼前修

禼右相制曰朕考謹賢佐共保丕圖當軸而秉國鈞方賴同寅協恭之助訏謨而穆天縡兼收善謀能斷之長我得其人誕敷明制具官万俟禼秉忱恂之德藴經緯之才

識洞事幾得文武弛張之要學優聖域究古今治忽之
源明可並於著龜信不渝於金石早縣諫省旋摠臺綱
輸獻可替否之忠厲激濁揚清之志延登政路參賛邦
司惟信道以直前不計身而曲狥終始一節夷險百為
砥柱之閲頽波衆堅素守遺珠之在滄海愈見光輝兹
急詔之召還賜便朝之陛對亟正舊服㝢聞讜言力扶
公道之行務引實才之進宜遂輔朕佇觀康濟之謨無
以易卿爰陟弼諧之任峻文階之崇秩衍侯社之本封

於戲丙吉尚寬魏相得同心之助宋璟持正姚崇成應變之功惟亮采以惠疇故聯事而合治徃祇休命益懋遠猷

該除左僕射制以尹虺周召期之高除右僕射制以丙魏姚宋稱之該謝表有曰蕭曹同心安海內則共奮於事為尹虺一德享天心誓永堅於忠藎高謝表有曰謂臣素志之排姦頗能自信察臣白首之固節僅有所長乃聞爰立之功以賛惟新之

治議者謂前後拜相未有如高之披襟者自秦檜死宰相虛位半年天下之人皆傾耳以待忽一日拜二相人皆驚駭傳至四方亦無不驚者遺史三月甲寅依祖宗故事宰臣不兼樞密使詔非緣軍興令宰臣兼樞密使今邊事已定依祖宗故事不兼○五月以左僕射沈該監修國史自秦檜專政以來所書聖語多闕以己意有非王音者該恐不足以垂大訓乃奏刪之而取國史所書聖語自上即

位至今逾三十年纂為中興聖語六十卷上之○

二十七年三月壬辰右僕射万俟卨卒諡曰忠靖

甲辰湯思退知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知院事

二十七年六月拜相

六月丁丑程克俊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知明州除

先是以克俊知明州令過闕奏事遂有此除八月

辛卯克俊以疾求去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執政纔兩月二十七年七月卒後諡曰忠靖

八月甲午張綱參知政事自吏部侍郎除

綱字彦正鎮江府丹陽人初除參政既入謝奏乞罷男堅國子監簿上從之大臣為子弟避嫌丐罷者相繼遂以為例

九月乙巳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

初敷文閣直學士陳誠之服除上欲召之為秦檜所阻令以雜學士知泉州檜既死十二月詔為翰林學士是年九月自翰林學士除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

二月戊午湯鵬舉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除

六月戊申湯思退右僕射自知樞密院事授右通奉大夫守右僕射同平章事

制曰天之立君無輔佐何以為治古者置相有左右與之共功況我累朝具存彜制天下安而注意尤勤考謹之求海内幸其同心故取謀猷之協誕揚顯冊敷告大廷具官湯思退器度閎深性資忠厚卓爾不群之志沛然自得之文早俛拾與異科即徧儀于要路心一不二故縱

横曲折以皆宜人百且千則潤色討論而皆善處異同而中存匪石行富貴而視若浮雲屢陳造膝之忠密賛厲精之政柔不茹而剛不吐大臣之體具焉言寡悔而行寡尤君子之機審矣比廓開於公道方登用於大賢擢冠樞廷俾顓廟筭知五兵之本不戢則焚居一紀之間以誠故久是用峻嚴瞻於右揆補衮闕於中臺益封公社之崇晉陟文階之峻仍陪多邑併示優恩以調燮之和以壯棟梁之重於戲謂之千載蓋難矣獨推期

運則非襄我二人有合哉當以國家為念伸大義以尊主施實德以惠民盡除朋黨之私永監祖宗之憲俾予以治惟乃之休王綸詞

八月乙未湯鵬舉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

九月癸酉張綱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

綱自二十六年八月除叅知政事是年九月綱求去位執政一年○隆興二年十一月詔張綱一時老成朕所渇見已令趣召乃以耋老為辭重違雅

志可從所請令所在州軍常切存問仍賜羊酒上章告老上不許章四五上上乃曰卿筋力尚壯當為朕卧理一郡綱又懇辭上曰比年執政無善罷者卿之行可為勇退矣大臣去國自有體貌此不可辭拊勞久之故有是命陛辭賜以通犀帶以資政殿學士左通議大夫致仕乾道二年正月卒年八十四詔贈左光禄大夫綱嘗書座右曰以直道行已以正色立朝以静退高天下是三者人之大

節不可違也吾雖不才反身而誠其庶幾焉其自許如此孫釜仕至簽書樞密院事初謚文定吏部尚書汪應辰駁之後釜為諫議大夫復請謚特賜曰章簡

戊寅陳康伯參知政事自吏部尚書除

康伯字長卿信州弋陽人執政二年二十九年九月拜右相

十一月癸未湯鵬舉罷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鵬舉自是年二月除叅知政事八月除知樞密院事是月罷執政凡九月○殿中侍御史葉義問上言曰臣聞人臣不忠之罪莫大於掠美以欺君結黨以擅權臣謹按鵬舉挾豺狼之勇而恣於害物挾穿窬之智而專以為姦望竄之遠方以為不忠罔上之戒凡五章乃罷義問再上章曰臣伏見鵬舉懷殘忍之心而肆其蠆毒縱暴猛之志而濟以狼貪鵬舉乃秦檜黨中之姦在言路時多賣直罷

為資政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義問再論遂落職

○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論禮部侍郎周方崇兵部

郎官李庚工部郎官褚籍等與湯鵬舉交結上曰

朕深不欲朝廷分朋植黨方崇等遂罷吏部侍郎

凌哲奏乞小郡上曰哲緣鵬舉所薦不自安故求

外此亦善人非方崇比朕嘗與臺諫論大臣出處

或以罪去但及其身足矣至所薦引當觀其人若

不問賢否一切斥逐是使之為朋黨非公正之道

也三十一年十月左太中大夫湯鵬舉復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

二月丙申陳誠之知樞密院事

先是同知樞密院陳誠之因奏事上謂之曰卿文人讀書乃知兵事如此之熟遂陞為知院事

乙巳王綸同知樞密院事自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除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六月丁酉陳誠之罷知樞密院事

誠之自二十六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二十八年二月陞知院事是年六月罷在樞府二年餘知樞密院陳誠之罷除資政殿學士知泉州於是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言誠之附會秦黨無補國論其去已為僥倖望鐫職罷郡以恊公議詔與宮觀而左司諫何溥再論遂落職○乾道五年八月端明殿學士左中大夫提舉太平興國宮陳

誠之致仕贈左正奉大夫

己酉沈該罷左相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

制曰輔相彌綸庶務寔關治忽之宜帝王體貌大臣當極始終之遇睠時魁望久服冢司俄釋秉鈞之勞趣貽上印之寵其敷予命以告在庭具官沈該早負通材浸膺劇寄謂天將降是大任嘗拂亂其所為而古亦惟求舊人可共圖於有正屬予更化召自典藩首能副當饋思賢之心亟使居耆庸熙載之地宅我百揆迨今三年試之

以股肱康庶事之能每克勤於小物責之以夙夜事一人之道正當惜於分陰何懿績之未凝致煩言之可嘖既游披於彈疏亦類覧於遜封内循補衮之踈力丐垂車之佚平津謝病位高自以為無功石慶告歸年老不能於與議姑遂便私之志特推鈞佚之恩錫祕殿之隆名賜眞祠之吉禄蓋循彛矩庸示眷懐於戲慮天下之安危本欲任賢而注意全大臣之進退敢忘加禮以勸忠徃卽里居尚釐獻告之詞周麟

該自二十六年五月拜右僕射至是年六月罷入
相凡三年○朱倬任古何溥與右正言都民望等
言左僕射沈該在政路數年無所建明而該亦上
疏請老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再論
遂落職致仕三十年五月詔特進沈該落致仕復
觀文殿大學士知明州隆興元年五月詔特進觀
文殿大學士致仕沈該降觀文殿大學士依舊致
仕以諫議大夫王大寶言其過惡顯著乞正典刑

故有是命

七月丁亥賀允中參知政事自吏部侍郎除

九月甲午湯思退左僕射

陳康伯右僕射

思退左僕射制曰嗣先人宅丕后必思考謹之良位冢宰正百工用謹登庸之典惟時亞輔夙茂元勳爰陞左揆之班遂陟久虛之席厥有成命揚於治朝具官湯思退惇大而亶方純明而優裕作天民之先覺負王佐之宏才

泝淵源而獨尊文追正始更險夷而一節世仰忠規久陪翰苑之論思超列樞廷之宥密屬更化善治之日乃注想待賢之秋文武憲邦自得中朝之師表謀猷告后莫非四海之經綸粤自政途擢居相府百度惟正三年有成提綱信史以就久曠之書繩愆明槩以遂奉先之孝削浮費以佐國用修睦好以通鄰歡歲稔時豐獲天人信順之助邇安遠至有內外寧謐之休揆厥所由緊誰之力周道甚盛蓋燮理寅亮之惟其人唐治聿興本

輔賛彌縫而藏諸用卽宅揆司之任晉持魁柄之權公
社仍封爰田衍賦以昭體貌以荅賢勞於戲左右成王
在旦奭之並相規隨漢業賴蕭曹之同心其勉輔于洪
基以共㤎於遠業想孚至意奚俟多言
康伯右僕射制曰天地交而萬物泰故君子長而小人
消明良合而庶事康故股肱喜而元首起時我賢輔夙
推本朝念久預于政機用峻登於相府誕揚休命敷告
明廷具官陳康伯才贍而氣和望高而實茂羽儀一世森玉

筍之清班出入十年佩紫荷之禁橐方剖符而作牧亟賜環而造朝副予求舊之誠佐我圖新之治老而益壯凛松栢之後凋知無不為判蓍龜之先見冠中臺之常伯侍便坐之經帷處心近厚而有容遇事至剛而不撓爰自論思之列徑躋丞轄之司文武兼資所臨底績安危注意何適不宜朕以眇躬獲承大統久選于衆思得其人式符巖石之瞻遂正台衡之拜榮開侯社光陟文階侈次輔之登庸隆大君之體貌於戲上帝復高祖之

德永懐繼述之爲難皇天付中國之民所念安全之不易惟同寅協恭可以洪至化惟任重致遠可以迪成功兹厲謀猷往承眷矚並楊椿詞

是月右僕射湯思退爲左僕射參知政事陳康伯爲右僕射故事初除例賜銀絹至是思退與康伯並拜左右相思退等辭共奏今國用匱之自人主及百司皆當節省庶幾有濟臣等若盡受何以風百寮力請減半從之康伯又辭薫史院上曰自卿

除用朝野翕然無間言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眞宰相也令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憚商量康伯言大臣論國事進退人才自當盡心若婀娜取容植黨以自固臣不敢也高宗嘆其長者康伯旣以至誠爲高宗所信所奏常事或時上意難奪復理前語未嘗不聽

十二月辛未王綸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紹興三十年庚辰

正月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自殿中侍御史除

六月庚午王綸罷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

綸自二十八年二月除同樞密院事二十九年十二月進知院事是年六月罷在樞府二年餘知樞密院王綸引疾丐罷詔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尋改提舉洞霄宫

七月戊戌葉義問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朱倬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除

周麟之同知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兼侍講除

時有言金國將敗盟上命同知樞密院王綸等奉使彼國驗之二十九年九月綸等回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至是年二月庚申以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為金國報謝使時皇太后上仙金國來弔祭也義問入金境見金已聚兵有入寇意及回密奏金人今欲遷汴京且造戰舡是月進知院事三十一年十月戊午以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江淮荆

襄軍馬至鎮江權立行府中書舍人虞允文為參議軍事孝宗初即位義問加左通議大夫

八月癸丑賀允中罷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致仕

允中自二十九年七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八月罷執政踰一年初參知政事賀允中使金而歸言金勢必背盟宜為之備上疑未決允中因告老以為

資政殿學士致仕

十二月乙巳朔湯思退罷左相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宫

制曰輔賛而藏諸用大臣狥國之本心明哲以保其身君子安時之高致眷惟元宰祈解近司誕敷綸綍之恩庸肅紳緌之聽具官湯思退才全器博行峻履方氣函三德而守之以和學貫九流而持之以正早由廸簡亟上清華智畧縱横太叔儀能賛大事文章温厚司馬遷最其善鳴廹予更化之初寔首本兵之寄寖隆物望越秉機衡庶官無曠代天工亦云盡瘁十年之間至丞相亶謂逢辰方道揆之仰成駭煩言之有嘖遽還印綬疊拜囊

封既詔諭以莫回顧思徽之可後躋榮書殿冠學士之
大稱均佚珍臺拜散人之佳號式昭體貌益厚股肱於
戲得賢則能立邦基予豈輕於注意乃心罔不在王室
爾勿廢於告猷茂對孚休益終令譽洪邁詞
思退自二十七年六月拜右僕射二十九年九月
進左僕射至是年十二月罷入相三年餘○時侍
御史汪澈等欲論左僕射湯思退方捃摭其過殿
中侍御史陳俊卿曰為相無物望而天災亟至此

固當罷何以他為乃言思退始由秦檜父子以致身及掌文衡而取其孫緣此遂至政府自居相位唯務招延親黨佐其羽翼前日無雲而有雷聲人情駭異其變蓋在大臣乙巳朔思退罷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澈等欲鐫其職俊卿曰思退未有大罪雖非相才比之沈該則有間令該猶以大學士典州而思退顧不得則執法之地所以議賞罰者偏矣不從澈等再論落職翰林學士洪

邁以草湯思退罷相制不明著其罪除徽猷閣學士與宫觀三十一年上以金敗盟十月辛酉左光禄大夫湯思退復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既至除行宫留守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三月壬午楊椿參知政事自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除

椿字元老眉州人乾道三年正月薨年七十三八月詔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提舉洞霄宫楊椿贈

左正奉大夫椿引薦蜀士唐文恭張震馬騏後皆知名五年八月贈故資政殿學士楊椿謚文安

庚寅陳康伯左僕射自右僕射授左光禄大夫遷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提舉編脩玉牒所編修國史

朱倬右僕射自參知政事授左通奉大夫遷右僕射同平章事

康伯左僕射制曰坤上乾下而重卦邑二氣之交通君明臣良而賡歌叶千載之相遇朕宵旰圖乂夢想得賢永惟一德之休共濟萬微之會眷時次輔允廸茂勲宜

擢冠於門司肆誕敷於渙號具官陳康伯高明而簡重惇大而裕和學承百聖之宗體備四時之氣澄不清撓不濁若觀水於萬頃之陂鄙夫寛薄夫敦想聞風乎百世之下粤從試用休有踐敷列法從則論思獻納之居多參政機則賛襄彌縫之罔鈌昨疇偉望晋服近司和而不同深濟盐梅之用忠而能力允頼股肱之為心休休而有容事井井而攸叙直當今廊廟之器而近古社稷之臣尊俎從容笑談可以鎮物弁冠端委精神自能折衝

是用詢于僉言蔽自朕志揆剛辰而幽賛奉顯冊以明揚其陞元宰之崇以表具瞻之峻併加寵數庸示眷懐於戲付託至重而為之難朕方資於弼亮體貌既尊則責亦厚汝毋替於寅恭宏懨輔世之圖懋建格天之業正是百辟毗予一人

倬右僕射制曰朕欽承聖緒俞受賢謨顧兹躬攬以厲精惕若御圖之永有能奮庸而熈載亶兹宅揆之難乃眷老成久參機務克懋經邦之畧宜登相國之聯爰錫

明綸敷告列序 具官朱倬

氣和而神遂才大而聲宏潛心乎六經之微游意乎百氏之博嘗求其學一本以誠行已在乎不欺仰無屋漏之媿事君貴乎無隱皦如天日之臨朕固已得之召見之初而果符於試用之後炳然著龜之先見介若金石之不移容進忠規初不干於世譽端居正色期自肅於官邪欝為臺諫之宗綽有公輔之望比繇經幄服在政塗若魏相觀故事而必行若房喬持衆美而自効適仰台躔之齊色有嘉巖石之具瞻是

用端莢以賛神明消辰而得吉兆誕揚廷涣對秉國成
仍疊晋於官禜且肇開於戸賦以昭物采以示眷私於
戲蕭規曹隨所以股肱於漢室旦師奭保所以左右於
成王惟一德之享天心則同寅而安海内式孚于訓時
乃之休並何溥詞

是日右僕射陳康伯為左僕射叅知政事朱倬為
右僕射○時金主亮欲渝盟先是兵部尚書蕭權
翰林學士楊椿言於陳康伯曰金人敗盟其兆已

見今不先事為備悔將何及因與康伯策所以防敵之術有四令兩淮諸將分畫地界使自為守一也措置民社客為寓兵之計二也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三也沿江諸郡增壁積糧以為歸宿之地四也康伯條上其計上嘉納之○北使高景山來賀天中節肆嫚言求淮漢地及指取將相大臣朝論汹汹高宗欲視師康伯奏願分三司禁旅添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徐動翌日入對薦

張浚聖意未允且有幸蜀之語康伯論奏遂復申調發三司軍馬之議會有報敵犯黄牛堡為吴璘所敗康伯復進攻討之計即命侍衛馬軍司成閔出戍以御史中丞汪澈等宣諭荆襄節制軍馬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而禦敵之計始决矣是後邊騎大入遠近震駭有請從禁從家出閩者康伯曰毋事張皇令臨安府諸門扃鑰率遲常時朝士有遣家避兠者康伯獨具舟迎家屬入浙

人恃以安敵益逼江有勸車駕幸會稽因入閩曰
將晡高宗命楊存中來議康伯延入解衣置酒上
遣中使來伺還奏上曰丞相既飲必有所處矣翌
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及閩者誠用其言大事
去矣曷若靜以待之忽一日中使持御批來甚遽
康伯讀之及如更一日敵騎未退且令放散百官
康伯取焚之入奏曰審如聖訓百官既退主勢孤
矣上問焚之何也康伯曰既不可付外施行又不

可輒留私家故以焚之上深以為然時中外人情洶洶康伯獨不為動雖軍務百出而意氣甚暇凡邉鄙大議奏成口中金主為帳下所殺驛至康伯入賀高宗目康伯曰皆卿輔佐之力勸車駕親出勞師康伯扈行所至懽奮由是敵屯和州者悉遁去高宗倦勤有與子之意康伯容贊其議遂尊立皇太子詔以冊進及行内禪禮以康伯奉冊孝宗初即位六月丙辰陳康伯加金紫光禄大夫

六月庚申周麟之罷同知樞密院事

麟之自三十年七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年六月罷在樞府幾一年時金主亮欲渝盟犯塞上以金敗盟命同知樞密院周麟之往聘麟之憚行左僕射陳康伯以國事勉之麟之竟辭於是言者論之上曰為大臣臨事辭難何以率百寮罷為在外宫觀遂召前吏部侍郎徐嚞以為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時嚞願使金召至行在借資政殿學士充

起居稱賀使武臣張掄副之七月右司諫梁仲敏言麟之懷姦辭難巧避出疆之命望行誅竄責授祕書監均州居住隆興二年正月責授左朝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周麟之復左中大夫致仕

九月庚辰黄祖舜同知樞密院事自給事中除

孝宗初即位加通議大夫制畧曰學識醇明器資沉裕早荷聖神之眷亟躋華近之班頃以夕班遂參樞柄屬是篡臨之際尤多翼贊之勞用躐進於

華資以增廣於圖任七月壬戌參知政事

十月前宰相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

前特進張浚奉母喪歸葬於蜀行至荊南會星變

求直言浚以為金決於數年間求釁用兵當為之

備又沈該万俟卨為相無以厭天下望乃奏大畧

曰嚮者講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為重耳幸而徽宗

梓宮亟還此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貪天之功

乃欲剪除忠良以聽命於敵而隂蓄其邪心故身

死之日天下相慶蓋惡之如此坐失事機二十餘
年有識痛心且夫賢才不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
而專欲受命於敵適足啓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
中也今未絶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别曲直
逆順之理則事必有成上出浚奏付外宰執沈該
万俟卨湯思退見之大怒以為敵未有釁而浚所
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或笑以為狂於是中丞湯
鵬舉侍御史周方崇右正言凌哲言浚妄論邉事

且謂浚方歸蜀恐揺動遠方二十六年十月丁酉
詔復命永州居住候服闋日取旨○自秦檜死金
國頗疑前盟不堅間有妄言召張浚者敵情益疑
於是參知政事沈該言嚮者講和息民悉出宸斷
遠方未必究知謂本大臣之議懼後用兵宜特降
詔書具宣此意遠人聞之當自安矣九月丙寅詔
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故相秦檜但能贊朕而已
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偽撰詔

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如敢妄議當寘典刑○閏十月巳亥朔知樞密湯思退奏昨日張浚行遣極當上曰張浚用兵不獨朕知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戰淮西之師其效可見今復論兵極為生事太祖以神武定天下亦與契丹議和同知樞密院陳誠之曰浚論事頗有不當浚不罪景延廣而謂桑維翰不當與契丹和好甚無謂上曰耶律甚塞衆議上曰不如此議論不能得定○是年

十月甲子特進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尋改判建康府時舊相惟張浚在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浚忠義且兼資文武可付以閫外臣素不識浚雖聞其曾失陜服散淮師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令杜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臣願聖慈勿惑議謗雖未付以大柄且與一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五月俊卿再言舊相張浚可用上曰卿欲用浚為何官俊卿曰此在陛下上曰浚才

踈使之帥一路或有可觀若再督諸軍必至敗事

俊卿曰人皆以浚為可用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上

首肯時内侍張去為陰沮用兵之議且陳避狄之

策於是俊卿立言去為竊威權撓成筭乞斬之以

作士氣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上以俊卿敢言乃

擢為兵部侍郎以賞之十二月時金人尚據鷄籠

山而淮西制置使李顯忠兵在沙上新除建康行

宫留守張浚往沙上勞軍以建康激賞犒之一軍

見浚以為從天而下浚謂顯忠曰聖駕將廵幸到此而敵未退得無慮乎顯忠乃以大軍濟江與之相持然賊亦未退乙卯李顯忠戰退金兵癸亥建康留守張浚言金人已退兩淮皆定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四月戊寅汪澈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除

孝宗卽位加通議大夫制略曰才周當世之務學造古人之微自置朝聯早膺神契比宣威於憲府

遂參稗於政塗滋有令猷恊于初政俾華階之躢

進昭注倚之維新七月甲辰以參知政事汪澈爲

湖北京西路督視軍馬

六月朱倬罷右僕射觀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宫

倬自三十一年三月拜右僕射至是年六月罷入

相九閲月臺諫論其罪倬亦丐去遂罷制詞曰君

子邦家之基曾未聞於成効元良天下之本乃欲

覬於疇庸翰林學士洪遵之詞也○隆興元年五

月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太平興國宮朱
倬降資政殿大學士依舊宫觀以諫議大夫王大
寶言沈該朱倬此二人過惡顯著乞正典刑故有
是命六月詔復觀文殿學士致仕是月倬卒贈特
進依條與致仕遺表恩澤

宋宰輔編年錄卷十六